



READERS



# 读者<sup>®</sup>

合订本

1999.1—12 / 总第210—221期

珍藏版

博采中外   荟萃精华   启迪思想   开阔眼界



刊号: CN62-1118/Z ISSN 1005-1805

读者杂志社



## 卷首语

### 让生活之泉涓涓不息

●〔美〕布里安·戴森

○郭为译

生活就像是在空中抛接五只球的游戏。这五个球分别是：工作、家庭、健康、友谊和精神。将五个球同时在空中抛接的确是一门艺术。不久你会发现：惟有一工作是一个橡皮球，掉在地上还会弹起来；而其他四个球都是玻璃的，掉在地上便会留下疤痕、裂缝，或摔得粉碎，总之不可能再恢复原样。所以我们要努力保持自己的平衡，才能把它们都在手里玩得转。

那么该怎样去做呢？

不要总把自己与别人比较，这样会愈看自己愈不值钱。如同你的指纹一样，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不要根据别人认为重要的东西来制定自己的追求目标，而应当努力去争取自己觉得最好的东西。

不要以为最接近自己内心的东西与生俱来，可以像自来水一样随时予取予求。要如同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维护它们。失去它们，你就会变成只有心脏而没有心灵的行尸走肉。

不要匆匆忙忙地过一生，以至于忘记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生命不是一场速度赛跑，而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旅程。

不要耽于昨天或明天而任凭今天从指间流走。每一天只过每一天的日子，你总会享受到所有的日子。生命不是以数量而是以质量来计算的。

如果你还可以付出，就不该轻言放弃。直到你停止努力的那一刻，什么也没有真正结束。

不要怕承认自己并不完美，我们就是靠一根脆弱的细丝相互连在一起的。

不要怕面对风险，我们都是在闯练中学会勇敢的。

不要对自己说不可能找到爱情而就此永远关闭大门。得到爱情最快的方法是给予，失去爱情最快的方法是像对待硬币一样紧紧捂在口袋里，保持爱情最好的办法是给它插上自由的翅膀。

不要忘记：一个人最大的感情需要是得到他人的理解。

不要怕去学新的东西。知识没有重量，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宝藏，没有人会被它压垮，而且愈多你愈身心矫健。

昨天是历史，明天是谜语，而今天是礼物，所以在英语中我们把今天称之为 Present。

（黄真摘自美国《世界日报》）

DUZHE

# 读者

中国标准刊号:

ISSN 1005 - 1805

CN62 - 1118/Z

国内邮发代号: 54 - 17

国外发行代号: M1161

主编: 陈绍泉(兼)

常务副主编: 胡亚权

副主编: 彭长城

责任编辑: 李剑冰 袁勤怀

美术编辑: 任伟

编辑: 《读者》杂志社

出版: 甘肃人民出版社

制版: 《读者》电脑设计室

印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发行: 兰州市邮局

社址: 兰州第一新村 123 号

《读者》杂志社

邮编: 730030

☎电话:

杂志社: (0931)8124169

编辑部: 8125577

经营部: 8126134

(广告: 杜孟瑛 发行: 王毅)

服务部: 8126321 - 5414

孙玉明

通 联: 8126321 - 5413

张正敏

传真(FAX): (0931)8126134

电子信箱:

dzzsrw@public.lz.gs.cn

广告经营许可证: 甘工商广字 01-011 号

《读者》(盲文版)、《读者》(维文版)同时出版

## 1999 年第 1 期(总 210 期)

### 文苑

- 卷首语· 让生活之泉涓涓不息 布里安·戴森 1
- 文苑· 不可磨灭的风景 黄伯益 4  
诗二首 艾米莉·狄更生等 5  
从母亲到外遇 余光中 6  
江南女子 金圣 9  
致命的星空 龙应台 20  
厦门话 苏效明 陈金山 42  
诗戏 刘征 45

- 书摘· 古代政治与现代政治的分野 刘军宁 46

### 人物

- 人物· 袁庚再话蛇口风云 单小海 12  
德国新总理施罗德传奇 佚名 18
- 名人轶事· 胡适讲故事祝寿 雷颐 48  
无人能独自成功 鲍靖 61

### 社会

- 社会之窗· 摩登时代 凌达 32  
街景 李娟娟 55
- 杂谈随感· 畏惧自由 伊甸 5  
丑闻与民主 胡一刀 16  
漫谈皇帝 季羨林 17  
中国动物各阶级分析 沙叶新 22  
良心的明灯 舒展 24  
土坑教育 蒋子龙 39

- 世纪回眸· 梦想的中国  
——三十年代知识界对未来的展望 林语堂等 36

- 警世钟· “公仆”一席话 黄俊伟 25

- 今日话题· 第三只眼睛看电信产业 刘洲伟 26

- 历史一页· 犹太人在上海 138 年 杨联民 58

### 人生

- 人间· 考试 李家同 40  
无言的爱 王临冬 43

- 人生之旅· 人生幸福三诀 曹放 44  
人到中年 杨文丰 57

- 青年一代· 生活之梦 朱渊 10



全国百种  
重点社科期刊



甘肃省  
一级名牌期刊

· 心 声 ·

《读者》表现了办文摘期刊也是创造性的劳动。优秀的文摘期刊绝不仅是信息的二次传递，而且是以调度这些信息进入新的思想层面、新的情感世界、新的智能活动的创造性的精神产品。《读者》的成功还在于它找到了与众不同的文化形态。它玲珑剔透、清新俊逸，使读者一眼就认出它是别的期刊难以替代的“这一个”。

——张伯海/中国期刊协会常务副会长

致《读者》

读你，即是阅读世界，  
读你，就像水手去航海——  
你的忧愁，就是我的风暴；  
你的欢乐，就是我的云彩。  
能做一名读者是幸福的，  
我思想，故我美丽，  
我阅读，故我存在！

——徐鲁/作家

《读者》：曾经爱你10年不变。认识你时，我还是个小姑娘。如今，儿子5岁了，你仍在我的桌面上和床头，你很荣幸；而我能够享受你，也很荣幸！

——江苏读者 戴月香

与你携手同行，把我生命历程的每一个阶段溶入你每一个日子里，同舟共济，荣辱共存。

与你携手同行，一同探讨生命的主题，用我手中的笔画最美的图画，写最壮丽的人生乐曲。

与你携手同行，付出自己的努力，用辛勤的汗水浇灌你那片纯洁的圣地。

……

无论世界变迁，无论岁月无情，我都一心一意追随着你，和你终生作伴，与你携手同行。

——湖北读者 安明武

本刊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将原杂志寄回杂志社发行部，由本刊负责调换。

## 目 录

### 生 活

- 生活之友· “天赋猪权”与思维 杨叔子 50  
    聪明人不看说明书 郭 为 52  
    关掉你的电视机 佚 名 55
- 经营之道· 吃蛋与经营 俞建德 53
- 理 财· 心理承受能力与科学理财 闻 生 54
- 心理人生· 不敢独享的八个字 郝明义 11  
    寻找一颗善心 明廷雄 41
- 资料卡· 健康数字 雨 媚 21  
    北京的钱最“值钱” 解 文 53

### 知 识

- 科学新知· 新旧经济体系的不同点 艾里克·本纳穆 15
- 趣味科学· 肉眼看不见的人体小宇宙 宋家驹 56  
    苏联哲学笑话 林 杉 49

### 看世界

- 在 国 外· 俄罗斯人的菜园子 徐庆余 8  
    美国孩子学什么 达 巍 30
- 他山石· 教孩子勇敢些 叶基衡 31
- 天南地北· 有趣的钞票 佚 名 33

### 点 滴

- 漫画与幽默· 34
- 语 丝· 人生天地间 陈家琪 29
- 言 论· 一语惊人 吴小莉等 23
- 意 林· 凡 夫等 19

### 交 流

- 读者园地· 奥地利的奇遇 米晓洁 62  
    远远的欣赏 辛 甘 62
- 编读往来· 想起老歌词 王守愚 63  
    新年贺词 《读者》杂志社 64  
    《读者》第五届阅读奖读者调查统计 64
- 封 面· 同一个天空(摄影)





# 不可磨灭的风景

● 黄伯益



这是一个不谈爱情的时代。从前人们见面时，不管何种场合，总会问：“吃了没？”而现在呢，则总要一本正经地调侃一句：“离了吗？”谈论爱情，仿佛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奢侈的话题了。

直到有一天，三离其婚心力交瘁的朋友几杯酒下肚之后，突然出语惊人：“说出来你也许不信，我这人虽然没心没肺的，但是，我绝对相信爱情。”在我惊愕之余，朋友醉眼朦胧地给我讲述了一个遥远的故事。

那时我还在乡下的那个小镇里站柜台。那是一个大雪纷飞、寒风凛冽的冬日，街道上冷冷清清的，在那样的天气里，是很少有人光顾商店的。正当我准备关门歇业时，一对年轻的盲人摸进了我的小店。看着他们那股亲热劲，我便断定他们不是恋人就是夫妻。他们穿着单薄，两人相依相偎地倚在柜台边，但仍瑟瑟发抖。我赶忙迎上去，问他们需要什么。

女的用那只冻得发紫的手从衣兜里摸出一张10元纸币：“我们想买两双棉袜，这钱知不知道不够？”

直到此时我才注意到，他俩都没有穿袜子，破旧的布鞋早已

被雪水浸透。我急忙说：“足够了。”接着我习惯性地问了一句：“你们想买什么颜色的呢？”

话一出口我便后悔了，他们是一对盲人啊！可是，他们并未介意我的失礼，而是认真地商量起颜色来：“红色的吧！”男的提议。

很少有人选择这样“俗气”的袜子颜色，我刚想建议他们重新选择时，女的已抢先发话了：“红色好吗？”

“红色好！那是火一样的颜色。”男的说。

“像火？我知道了，那也是太阳的颜色。要是每天都有温暖的阳光，我们也不必花钱来买这棉袜了。”女的有些伤感地说。

“那就只给你买一双算了。”男的说道。

“你就不怕冷吗？”

“我的血比你要多。知道吗？血，也是红色的，太阳一样的红，怎么会冷？”男的握紧女的手，俯下身悄声说道：“以后，你别再瞒着我偷偷卖血了，要相信日子总会慢慢好起来的。”

“是呀，日子会慢慢好起来的。”此刻，女的已是一脸欣

慰，“要买就买两双吧。”然后告诉我：“要红色的！”

目送他们走出小店，我的心中仿佛也升起了一团火。

……

那一刻，我的心灵被震撼了。原来爱情是如此真实而细小的事情，那种不经意的天然流露，揭示的正是爱的真谛。热恋中的少男少女在决意从那些言之无物的长篇情诗中退出时，应该留意一下手中的笔和已经被揉皱撕碎的花纸，因为那一丝尚存的余温并不仅仅是苍白无力的记忆。爱情是不可背弃的，不论是长相厮守还是曾经拥有，那都是人生中不可磨灭的风景。如果你的爱情是从一个早晨开始，你就应该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去拥抱每一轮新生的太阳；如果你的爱情是从一个眼神开始，你就应该毫无遮拦地打开心灵的窗户，让那暖人的阳光照射进来……

爱情是一些真实而又细小的事物。但是，它并不是飞来飞去的蝴蝶，而是一片宁静的落叶，它就停留在你的掌心。虽然，你可以轻易将它抛弃，但是，那生命的绿色绝不会因时光的流逝而消褪。

（胡皓摘自《中国青年报》

1998年10月23日，杜凤宝图）

畏	惧
自	由

● 伊 甸

飞翔是鸟的天性，一只笼中的鸟无论被囚禁多久，一旦打开笼门，它就会展翅高飞，直扑蓝天。因此还可以说，自由是鸟的天性。一些诗人和一些囚徒，把飞翔的鸟儿看作自由的象征。

自由是不是人类的天性？

“自由”这个词充满魅惑，它神圣的光芒来自天堂，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它顶礼膜拜。当它有幸来到我们中间，它就会成为我们的翅膀，让我们像天鹅、像犀鸟、像云雀那样去高远的云天纵情飞翔。

然而事实上，我们常常畏惧自由，甚至逃避自由。

我们有了恋爱的自由，再不需要冒沉潭活埋的危险去私

奔，但我们又亲手把爱情禁锢在道德、名利和既定秩序的囚笼里。

我们有了写作的自由，再不会像布罗茨基那样被加上可笑的罪名流放，像“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的作者那样被莫名其妙地砍头，像胡风那样在监狱里遭受长期的非人折磨，像老舍那样不堪凌辱而死……但许多诗人和作家依然被自己的种种惰性、偏见和欲望捆绑，他们的思想和良知始终蜷缩在地上不愿自由飞翔。

自由固然是一种权利，但更是一种意识、一种素质、一种能力。在一个只强调共性、千方百计要消灭个性的社会里，这种自由的意识、素质和能力得不到必

需的滋养，它勉强开出的花朵是残缺的和病态的。萨特和波伏瓦这两位现代伟人的自由精神，对于中国人来说，只能被看作神话和梦想。

我们的自由意识、自由素质和自由能力都处在先天贫血的状态，我们既渴望自由，又畏惧自由，逃避自由。因为在缺乏自由精神的环境里，自由赋予我们的不是尊严，不是幸福，而是牺牲、屈辱和痛苦。

我们的爱和思想，只能戴着桎梏趑趄前行。我们单薄的身子还承担不了自由的巨大羽翼。

(张 林摘自《杂文选刊》1998年第11期，图选自湖北美术出版社《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图案教学作品集》)



## 小 石

● [美] 艾米莉·狄更生

○ 汪义群 译

这颗小石何等幸福，  
独自在路旁漫步，  
它不汲汲于功名，  
也从不为变故担心。

变幻的宇宙

也得披它质朴的棕色外衣；

它独立不羁如太阳，

与众辉映，或独自闪光。

它顺应天意，

单纯，一味自然。

(丁乃明摘自《英美名诗一百首》)

## 没有走的路

● [美] 罗伯特·弗洛斯特

○ 王占梅 译

森林叶黄，林中岔路各奔

## 诗二首



一方。

我一人独行，无限惆怅，

不能把两条路同时造访。

良久伫立，我朝第一条路眺望，

路转处惟见林森草长。

我再把另一条路探望，

一样美丽，一样坦荡，

但或许更令人向往。

虽然两条路都曾有人过

往，

但这条路芳草萋萋，更少人踏荒。

那天早晨落叶满道上，

落叶上尚无脚踩的痕伤，

啊，且将第一条路留待他日

寻访！

明知道路穷处又是路，

重返此地怕是痴想。

那以后岁月流逝，日久天长。

有一天长叹一声我要诉讲：

林中两条岔路彷徨，

我选择了行人更少的一条

路，

人生从此就全然两样。

(袁 玫摘自《名作欣赏》

1998年第4期)



“大陆是母亲，台湾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欧洲是外遇。”我对朋友这么说过。

大陆是母亲，不用多说。烧我成灰，我的汉魂唐魄仍然萦绕着那一片后土。那无穷无尽的故国，四海漂泊的龙族叫她做大陆，壮士登高叫她做九州，英雄落难叫她做江湖。不但是那片后土，还有那上面正走着的、那下面早歇下的，所有龙族。还有几千年下来还没有演完的历史，和用了几千年似乎要不够用的文化。我离开她时才二十一岁呢，再还乡时已六十四了：“掉头一去是风吹黑发，回首再来已雪满白头。”长江断奶之痛，历四十三年。洪水成灾，却没有一滴溅到我唇上。这许多年来，我所以在诗中狂呼着、低吃着中国，无非是一念耿耿为自己喊魂。不然我真会魂飞魄散，被西潮淘空。

当你的女友已改名玛丽，你怎能送她一首《菩萨蛮》？

乡情落实于地理与人民，而弥漫于历史与文化，其中有实有虚，有形有神，必须兼容，才能立体。乡情是先天的，自然而然，不像民族主义会起政治作用。把乡情等同于民族主义，更在地理、人民、历史、文化之外加上了政府，是一种“四舍五入”的含混观念。朝代来来去去，强加于人的政治不能持久。所以政治使人分裂而文化使人相亲：我们只听说有文化，却没听说过武化。要动用武力解放这个、统一那个，都不算文化。托马斯·曼逃避纳粹，在异国对记者说：“凡我在处，即为德国。”他说的德国当然是指德国的文化，而非纳粹政权。同样地，毕加索因为反对佛朗哥而拒返西班牙，也不是什么“背叛祖国”。

台湾是妻子，因为我在这岛上从男友变成丈夫再变成父亲，从青涩的讲师变成沧桑的老教授，从投稿的“新秀”变成写序



余光中

摄于一九八一年

## 从母亲到外遇

（台湾）余光中

的“前辈”，已经度过了大半个人生。几乎是半世纪前，我从厦门经香港来到台湾，下跳棋一般连跳了三岛，就以台北为家定居了下来。其间虽然也去了美国五年，香港十年，但此生住得最久的城市仍是台北，而次久的正是高雄。我的“双城记”不在巴黎、伦敦，而在台北、高雄。

我以台北为家，在城南的厦门街一条小巷子里，“像虫归草

间，鱼潜水底”，蛰居了二十多年，喜获了不仅四个女儿，还有廿三本书。及至晚年海外归来，在这高雄港上、西子湾头一住又是悠悠十三载。厦门街一一三巷是一条幽深而隐秘的窄巷，在其中度过有如壶底的岁月。西子湾恰恰相反，虽与高雄的市声隔了一整座寿山，却海阔天空，坦然朝西开放。高雄在货柜的吞吐量上号称全世界第三大港，我窗下的浩淼接得通七海的风涛。诗人晚年，有这么一道海峡可供题咏，竟比老杜的江峡还要阔了。

不幸失去了母亲，何幸又遇见了妻子。这情形也不完全是隐喻。在实际生活上，我的慈母生我育我，牵引我三十年才撒手，之后便由我的贤妻来接手了。没有这两位坚强的女性，怎会有今日的我？在隐喻的层次上，大陆与海岛更是如此。所以在感恩的心情下我写过《断奶》一诗，而以这么三句结束：

断奶的母亲依旧是母亲  
断奶的孩子，我庆幸  
断了螺祖，还有妈祖

海峡虽然壮丽，却像一柄无情的蓝刀，把我的生命剖成两半，无论我写了多少怀乡的诗，也难将伤口缝合。母亲与妻子不断争辩，夹在中间的亦子亦夫最感到伤心。我究竟要做人子呢还是人夫，真难两全。无论在大陆、香港、南洋或国际，久矣我已被称为“台湾作家”。我当然是台湾作家，也是广义的台湾人，台湾的祸福荣辱我当然都有份。但是我同时也是，而且一早就中国人了：华夏的河山、人民、文化、历史都是我与生俱来的“家当”，怎么当都当不掉的，而中国的祸福荣辱也是我鲜明的“胎记”，怎么消也不能消除。然而今日的台湾，在不少场合，谁要做中国人，简直就负有“原罪”。明明全都是马，却要白说白非马。这矛盾说来话长。我只有一个天真的希望：“莫为



五十年的政治，抛弃五千年的文化。”

香港是情人，因为我和她有十二年的缘分，最后虽然分了手，却不是为了争端。初见她时，我才二十一岁，北顾茫茫，是大陆出来的流亡学生，一年后便东渡台湾。再见她时，我早已中年，成了中文大学的教授，而她，风华绝代，正当惊艳的盛时。我为她写了不少诗，和更多的美文，害得台湾的朋友艳羡之余纷纷西游，要去当场求证。所以那十一年也是我“后期”创作的盛岁，加上当时学府的同道多为文苑的知己，弟子之中也新秀辈出，蔚然乃成沙田文风。

香港久为国际气派的通都大邑，不但东西对比、左右共存，而且南北交通，城乡兼胜，不愧是一位混血美人。观光客多半目眩于她的闹市繁华，而无视她的海山美景。九龙与香港隔水相望，两岸的灯火争妍，已经璀璨耀眼，再加上波光倒映，盛况更翻一倍。至于地势，伸之则为半岛，缩之则为港湾，聚之则为峰峦，撒之则为洲屿，加上舟楫来去，变化之多，乃使海景奇幻无穷，我看了十年，仍然俾目未厌。

我一直庆幸能在香港无限好的岁月去沙田任教，庆幸那琅嬛福地坐拥海山之美，安静的校园，自由的学风，让我能在“文革”的嚣乱之外，登上大陆后门口这一座幸免的象牙塔，定心写了好几本书。于是我这“台湾作家”竟然留下了“香港时期”。

不过这情人当初也并非一见钟情，甚至有点刁妮子作风。例如她的粤腔九音诘屈聱牙，已经难解，有时还爱写简体字来考我，而冒犯了她，更会在左报上对我冷嘲热讽，所以开头的几年颇吃了她一点苦头。后来认识渐深，发现了她的真性情，终于转而相悦。不但粤语可解，简体字能读，连自己的美式英语也改了

口，换成了矜持的不列颠腔。同时我对英语世界的兴趣也从美国移向英国，香港更成为我去欧洲的跳板，不但因为港人欧游成风，远比台湾人为早，也因为签证在香港更迅捷方便。等到八十年代初期大陆逐渐开放，内地作家出国交流，也多以香港为首站，因而我会见了朱光潜、巴金、辛笛、柯丰，也开始与流沙河、李元洛通信。

不少人瞧不起香港，认定她只是一块殖民地，又诋之为文化沙漠。一九四〇年三月五日，蔡元培逝于香港，五天后举殡，全港下半旗致哀。对一位文化领袖如此致敬，不记得其他华人城市曾有先例，至少胡适当年去世，台北不曾如此。如此的香港竟能称为文化沙漠吗？至于近年因国是而起的抗议，场面之盛，牺牲之烈，也不像柔驯的殖民地吧。

欧洲开始成为外遇，则在我将老未老、已晡未暮的善感之年。我初践欧地，是从纽约起飞，而由伦敦入境，绕了一个大圈，已经四十八岁了。等到真的步上巴黎的卵石街头，更已是五十之年，不但心情有点“迟暮”，季节也值晚春，偏偏又是独游。临老而游花都，总不免感觉是辜负了自己，想起李清照所说：“春归秣陵树，人老建康城。”

一个人略谙法国艺术有多风流倜傥，眼底的巴黎总比一般观光嬉客所见要丰盈。“以前只是在印象派的画里见过巴黎，幻而似真；等到亲眼见了法国，却疑身在印象派的画里，真而似幻。”我的《巴黎看画记》一文，就以这一句开端。

巴黎不但是花都、艺都，更是欧洲之都。整个欧洲当然早已“迟暮”了，却依然十分“美人”，也许正因迟暮，美艳更教人怜。而且同属迟暮，也因文化不同而有风格差异。便如伦敦吧，成熟之中仍不失端庄，至于

巴黎，则不仅风韵犹存，更透出几分撩人的明艳。

大致说来，北欧的城市比较秀雅，南欧的则比较浓丽；新教的国家清醒中有节制，旧教的国家慵懒中有激情。所以斯德哥尔摩虽有“北方威尼斯”之美名，但是冬长夏短，寒光斜照，兼以楼塔之类的建筑多以红而带褐的方砖砌成，隔了茫茫烟水，只见灰蒙蒙阴沉沉的一大片，低压在波上。那波涛，也是蓝少黑多，说不上什么浮光耀金之美。南欧的明媚风情在那样的黑涛上是难以想像的：格拉纳达的中世纪“红堡”（Alhambra），那种细柱精雕、引泉入室的回教宫殿，即使再三擦拭阿拉丁的神灯，也不会赫现在波罗的海岸。

不过话说回来，无论是沉醉醉人，或是清醒醒人，欧洲的传统建筑之美总会令人仰瞻低回，神游中古。且不论西欧南欧了，即使东欧的小国，不管目前如何弱小“落后”，其传统建筑如城堡、宫殿与教堂之类，比起现代的暴发都市来，仍然一派大家风范，耐看得多。历经两次世界大战，遭受纳粹或“革命”的浩劫，岁月的沧桑仍无法摧尽这些迟暮的美人，一任维也纳与布达佩斯在多瑙河边临流照镜，或是战神刀下留情，让布拉格的桥影卧渡涛而横陈。爱伦·坡说得妙：

你女神的风姿已招我回乡，  
回到希腊不再的光荣  
和罗马已逝的盛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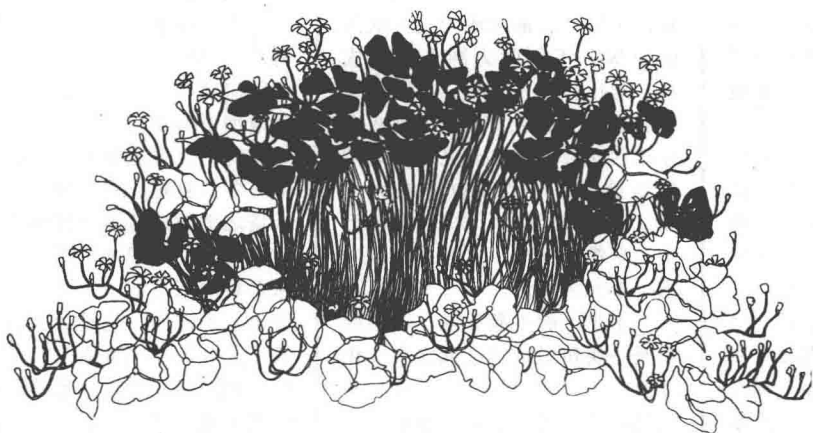
一切美景若具历史的回响、文化的意义，就不仅令人兴奋，更使人低回。何况欧洲文化不仅悠久，而且多元，“外遇”的滋味远非美国的单调、浅薄可比。美国再富，总不好意思在波多马克河岸边盖一座罗浮宫吧？怪不得王尔德要说：“善心的美国人死后，都去了巴黎。”

一九九八年八月于西子湾

（郭 为摘自美国《世界日报》

1998年10月15日）





● 徐庆余

## 俄罗斯人的菜园子

菜园子是俄罗斯人的重要生活天地。他们在那儿劳动、休闲、领略大自然；从那儿获取蔬菜、水果、鲜花，享受大自然的赐予和丰收的喜悦。

菜园子一般在离城市几十公里的郊外，人们开车上那儿种地。往往几十户到几百户人的菜园子连成一片，面积可达一两个平方公里。菜园子开发纵横有道，极有规矩。人们只需去政府或所在单位登记，交纳不多的费用，就可以拥有一块菜园子，然后就可在这片土地上翻土、种植、围栅、架棚、造温室、建房。俄罗斯人对亲手创建的菜园子怀有深厚的感情，代代相传耕耘，非重大变故很少转卖。城市里约60%以上家庭拥有菜园子。大多数菜园子里建造了住房和木制桑那浴屋，菜地配有十分方便的浇水系统。

俄罗斯人在菜园子里造房，个个都是能工巧匠。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建筑局提供的样板房，逐步购料营建，

年复一年，把房子造得各具风格，十分别致。室内收拾得干干净净，门窗漆得油光闪亮。室内壁炉可生火取暖、做饭，有的还带上烤箱炉，自制面包、蛋糕和比萨饼。在这里看电视和在家里一样自在。他们往往周末出发，在菜园子里劳动一天多，远离城市的喧闹，尽享原野的清新空气，在河里游泳玩耍，周日返回城里。

菜园子每年4~5月开始翻土，5月开始种植，8月开始收获。人们大量种植土豆、黄瓜、西红柿、大白菜、胡萝卜、水萝卜、辣椒、洋葱、香菜……开发较早的菜园子种有不少水果，如苹果、海棠、草莓、杨梅、樱桃及不知名的小果子。收获季节，全家出动，或再邀请亲友帮忙，参加愉快的劳动，分享果实与喜悦。收获归来，园主和他们亲友的家里总是鲜花满屋，充满了美丽与生气。

菜园子里的桑那浴，是俄罗斯人冬季的一大享受，也是

对客人的最高礼遇。人们用大木头烧红大铁炉，然后将水波到炉壁上，滋滋作响的蒸气不断弥漫，室内温度可达80度，氧气相对减少。人们互淋热水，用杨树条抽打躺在木板台上的人周身，使之放松肌肉和血管，排泄体内渣物。等人热得难以忍受，分不清哪是水哪是汗时，再将融有冰雪的冷水从头到脚淋下来，这虽使人惊恐和难受，却是收缩血管，刺激神经，达到血管内渣物脱落并排泄目的的最后程序，万省不得。事后，人们在室外休息、喝茶、进食，疲惫而舒适。桑那浴在西伯利亚由来已久，是俄罗斯民族的一个传统习惯。

俄罗斯人食用的蔬菜60%来自菜园子。他们把土豆、白菜收入菜窖，将黄瓜做成腌菜、泡菜，用草莓、西红柿煮制果酱……难怪俄罗斯人乐此不疲，对菜园子情有独钟。

(图选自湖北美术出版社《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图案教学作品集》)



江南，在中国文人的心目中，与其说是一个地理概念，不如说更是一个人文概念。

天堂胜景，世外桃源，鱼米乡，佳丽地，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遍地绮罗，盈耳丝竹。这一切，当然都是迷倒文人的境界，但其实这往往不过是江南的背景。千百年来，使中国文人神驰梦想，甚至使一个北方的皇帝也不惜放弃朝政而三下江南的真正缘由，我以为是在江南那一道道迷人背景之中，更有一位真正的“江南主角”：那就是“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的江南女子。

女人是江南的灵魂。这种说法虽然会让人觉出一丝色情的味道，但也没办法。男人就是如此没出息，文人则更甚。

其实，色情并非是个不干净的字眼，由色生情，自古皆然，只要这情是真的，是善的。更何况“色”也是一种美。但由于人们已经习惯了一种说法，因此，如果我说江南二字中隐含了一种“色情文化”的意蕴，恐怕会引起无数江南女子要与我打官司，告我“污人清白”。

鄙人有幸，也曾三下江南，下榻江南春饭店，设宴“春藏娇”餐厅。问及当地人，为何江南的宾馆饭店都喜欢以“春”字为招牌，男士答曰：靠自己去悟；女士皆以纤纤细指掩住猩红小口，窃笑不答。这种暧昧或者说暗示，更引得我往“形而下”的思路上去找答案了。

女人是江南的主角，从这一个“春”字上，其实已暗泄天机。

再翻翻历朝历代文人墨客们游江南的那些诗文墨稿，你会更觉得此说不谬。那些冶游、艳遇式的歌咏，虽然大都是无聊文人们排遣惆怅的方式，但其中也确实有令人肝肠寸断的爱情故事。这些故事，如果发生在大漠朔方，那情调肯定要差多了。但只要一



# 江南女子

● 金 圣

搬到江南，在这些故事中蒙上一层江南细雨、伴上几声箫管丝竹、滴上几滴江南女子的清泪，立刻会显出一种楚楚动人的清婉和幽深。

作为一名男人，坦率地说，我喜欢江南女子。这种喜欢，并非是一种欲望，而是一种精神情调。因为在江南女子身上，天然地带有一种江南文化的韵致。我相信在心理上与我有同感的男人绝不在少数，但敢说出来的人恐怕不多，大概是因为家中有“河东狮吼”，因此都有“贼”心而无“贼”胆。

但把江南女子当成一种江南文化来欣赏，说到底还是一种贼

心而已。

江南女子的美是不必说的。但容貌毕竟还是一种物质形态，人们欣赏美的核心是追求一种精神质量。美人天下皆有，但江南气质和江南神韵的美，则为江南女子独擅。这种“独擅”，一是别种女子学不来，二是学了，也有一种“变味儿”的感觉，有如“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神韵与情致是最难描摹的。这里只好举一个具体例子：

朋友中有位男士，在热恋着一位江南女子。不巧这位女子要去美国一段时间。别后多日，音信杳然。忽一天，海外飞鸿至，打开时，只有两片连在一起的落叶。一行小字写道：“这是我在参观美国白宫时捡到的，白宫前枫树落叶纷纷，但只有这两叶是连在一起的，一起长在树上，又一起随风而落。捡来寄给你，以慰相思。”

我亲眼见到这位男士当时是两行清泪，簌簌而下。他发誓要把这两片树叶带进棺材。

这就是江南女子的情致，这就是江南文化的精髓。深情、含蓄、细腻、温婉、迷蒙而又明明带有一丝伤感的情调。这比那种北方的“生要同床死要同穴”的爱情誓言，不知要艺术多少倍。

都说男人的心肠硬，其实如果碰到世间的至柔至弱之物，比如这一片树叶，男人的心是最软的。

江南女子的韵致，是攻克男人心肠的利器。

明山秀水孕育了江南文化，江南文化又滋养了江南女子的灵心与慧性。看看那些千针万缕织就出的锦缎与丝绸，听听那一句句温软缠绵的吴侬软语，哪一样不沁出一股浓浓的女人味儿？

如诗如梦的江南，多少男人为你而意乱神迷？

（林 娜摘自《英才》

1998年第10期，冷冰川图）



# 生活之梦

○朱 渊译



38岁的印度女作家阿兰德哈迪·罗伊以其第一本小说《小人物的上帝》荣获英国布克奖，从而在英语文学圈中崭露头角。

罗伊1960年出生在印度南部克雷拉的叙利亚人基督教社区。她曾学过建筑。在写她的第一本小说前曾从事电影剧本的创作。

1998年5月初，罗伊离开印度有三个星期。在此期间，罗伊碰到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在对友人极其亲密的同时也直率得有时叫人受不了。她对罗伊说：“我一直在想你，一直在想你的《小人物的上帝》，在想这本书里究竟有什么，在书之外又有什么。”朋友说完这话沉默了好一会儿。这时罗伊感到很不自在，不知道自己是否想听这位朋友继续说下去。

可朋友还是接着往下说：“在过去的一年，你得到的太多了——名誉、金钱、大奖、别人的阿谀逢迎、批评、指责、讥讽、爱戴、仇恨、愤怒和忌妒等所有的一切。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完美绝伦的故事，太巴洛克了。可问题是完美的结局只能有一个。”

朋友说完这话用意味深长的目光看着罗伊。她心里明白罗伊知道她接下去会说什么。她会对罗伊说，今生今世不会再有如此

辉煌的时刻，未来的日子将在一种欲望无法满足的状态中度过。这个完美故事的唯一完美结局只能是死亡。

其实用不着朋友问，罗伊自己已经想过这个问题。掌声、鲜花、摄影师、装出对自己的生活十分感兴趣的记者、那些向自己献殷勤的衣冠楚楚的男人们以及宾馆里豪华的浴室等等，所有这一切都一闪而过，不会再来。罗伊问自己：“我会怀念这一切吗？难道我已经变得没有这一切不行了吗？难道我是荣誉收藏家吗？难道我离了这一切会像药物依赖者离了药物一样痛苦难当吗？”她愈想愈觉得名誉如果长久与她同在一定会毁了她。

罗伊承认她的的确确感受到了瞬间的快乐，但那只是一瞬间，因为她知道一旦对这一切厌倦了，她可以回家，在自己家里一天天变老，不再有责任感；在月光下咀嚼芒果；或许写一两本没有人读的书，来感受一下写了最不畅销的书是什么感觉。罗伊一年来一直在世界各地走动，但无论停留在哪里，她都在想自己的家，想自己终究会回归的生活。

许多人以为罗伊会移民到西方，有些人甚至直接去问罗伊是否有此打算。然而，罗伊认为家和自己终将会回归的生活是她的

精神支柱，是她力量的源泉。罗伊告诉自己的朋友，其实世间根本就没有完美的故事。就其朋友对罗伊个人生活所发表的见解，罗伊认为那只是局外人的看法。罗伊认为，源自偶然成功的幸福或成就感必然是短暂的，视财富和荣誉为必需之物的想法本身缺乏想像力。

罗伊对她的朋友说：“你在纽约住得太久了。人间还有许多其他的风景，梦是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罗伊认为，在有的梦里失败亦是辉煌的，因为有些荣誉值得去奋争。她说在许多领域获得承认并不是衡量成功人生的惟一标准。

罗伊说她知道并且敬重许多远比自己杰出的勇士，他们每天都投入到人生的奋斗中，尽管他们知道他们会失败。在一定意义上，他们并不很成功，但这决不意味着他们没有成就。罗伊告诉她的朋友，惟一值得拥有的梦是你在活着的时候永远梦着自己在生活，而在离开这个世界时，梦也随之结束。

罗伊试图向朋友解释清楚自己说的话，可她觉得自己做不到。她常常觉得只有写的方式才能清清楚楚地阐述自己的思想，于是她在一块纸巾上写下了下面这段话：

“热爱别人，被别人热爱；



# 不敢独享的八个字

●(台湾)郝明义



中文不像英文有那么多现在、过去、未来等时态的分别。在这一点上，中外有所不同；中外皆然的，则是对时间有些选择性的偏爱。在现在、过去、未来三种时间形态中，我们对过去和未来有些特别的情结。

过去的愉快或幸福，在时间的沉淀之下很容易突显，往往夸大其事。

过去的痛苦或悲哀，在时间的冲刷之下，很容易淡出，往往恍若云烟。

我们对过去，有一种往好处归纳的情结。

我们对未来，也有一种往好处演绎的情结。

对未来的机会或期待，很容易扩展其各种可能，往往异想天开。

对未来的危险或困难，很容易简化其各种关卡，往往自欺欺人。

在过去和未来之间，我们最不经心的，就是现在。

在归纳和演绎之间，我们

最没有办法面对的，往往就是现在。

现在，一不小心就成了未来和过去之间的鸡肋。是未来还没有到来之前的过渡，是过去还在徘徊不去的余韵。

现在的美好，难比过去的回肠荡气，难比未来的令人雀跃。

现在的痛苦，总比过去的更为真实，总比未来的更为切身。当然有些人是另一种状况，过去的痛苦永远是一道道越来越深的创伤，未来的困难永远是一步步越来越恐怖的陷阱。这些人从另一个方向对时间做了太多取舍，结果是忘记了现在，轻忽了现在。

在工作的世界里，特别容易如此。尤其是做了一个中层主管之后，过去的挫折已在脑后，未来的挑战尚且遥远，只有现在的难题最是棘手；过去的成就可以随手拈来、琅琅上口，未来的机会可以纵横规划、大展宏图，只有现在的资源和任务，不大不小，难以施展。

对时间的这种偏爱，真是很大的偏差。如果真要有所偏爱，我们应该偏爱的是现在。

再好的、再坏的过去，也已经过去了，和现在的我们无所相干；再好的、再坏的未来，也尚未到来，我们不必因而手舞足蹈或心惊胆战。

只有现在的快乐，是最需要体会的；只有现在的困难，是最需要解决的；只有现在的机会，是最可以掌握的。

除了现在，我们别无所所有。

当我们可以如此认识的时候，也就会发现：当现在流逝为过去的时候，我们可以增添多少美丽的回忆；当未来转化为现在的时候，我们可以兑现多少的机会。

前一阵子，向一位长者请教，他送我八个字：“把握现在，面对现实。”本来觉得太简单，也太老套了，后来深觉妙用无穷；不敢独享，因此写在这里。

(如 冰摘自台湾《中国时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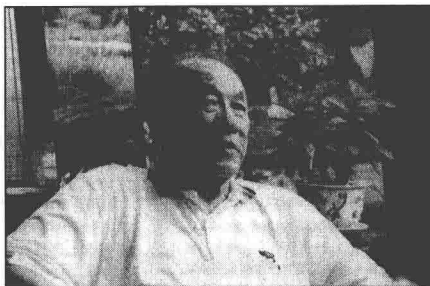
绝不忘记自己生存的意义；决不漠视周围发生的无法用语言描述的暴力和生活中的不平等；在最悲哀的时候寻找快乐；永远追求

美；决不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也不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尊重力量，而不是权力。总而言之，要关注一切，要努力去理解，决

不对事物视而不见，决不忘记不该忘记的一切。”

(杨 杰摘自《经济日报》)

1998年11月1日，雅克宁图)



1998年是改革开放20周年，也是蛇口工业区创建20周年。而今走近首倡“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蛇口创业者，我们依然感到大浪湿衫。

## 袁庚再话蛇口风云

●单小海

今天的蛇口显得很安静。大道旁矗立着蓝底白字标语牌：“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八个字和当年“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就是从这里迅速喊响全国的。我前去采访蛇口工业区的创办者袁庚，一个传奇式的人物。

### 为什么能造12条船的大船厂只造了两条船

1978年11月，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袁庚提出开发蛇口的大胆设想，率先把蛇口作为一块改革试验田。

由于长期派驻国外从事外交工作，袁庚所接触的都是自由竞争下的市场经济，所以他对西方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比较熟悉。“文革”后他才开始接触国有计划经济，这期间人浮于事、机构臃肿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一到交通部，就带丹麦B&W公司总裁去上海一家国营造船厂参观。那个厂一共一万多人，能够上船台工作的还不够五千人。丹麦人非常奇怪，说以你们的设备技术规模，一年就造两条船？我问那你们造几条，丹麦人说起码造12条……那是我上的第一堂经济课。”

“所以我到香港招商局任常务副董事长的时候（董事长由当时的交通部长兼任），就开始想利用招商局的对外优势，在隔海相望的蛇口建一个工业区，引进国外的资金、技术、设备和管理，不用国家投资，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回首往事，袁庚说得轻描淡写，但是我们不难想像，在整整20年前做出这一决定需要多大的勇气。

“当年交通部也有人激烈反对，说老袁把交通部

的钱扔到那个小地方，又搞保险又搞银行又搞工厂，纯属不务正业嘛！

“但是我们坚持下来了。我们当时的成功就在于排除了政府的干预，摆脱了计划经济的那一套东西，完全按照市场的规律，也就是价值法则办事，而不是拍脑袋想当然。”

“我不懂经济，我对计划经济的那一套一窍不通。”袁庚说。一个对当时经济制度和经济活动规则“一窍不通”的人，却一手缔造了一个辉煌一时的经济奇迹，真不知该算是经济体制的悲哀，还是幸运？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

袁庚现已82岁了，微瘦，穿了一件休闲服，人看上去很精神。老人最近刚动过手术，他喜爱的高尔夫球是没办法再玩了。剩下的惟一乐趣就是看书看电视，藉此了解外面的世界。

“有记者问我，你每天最高兴做什么？我说我接受信息作为一种娱乐。”但是，“当下舆论的开放性仍然有待提高。一个社会发表不同言论的渠道不畅通，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就会冒出来，正面的东西反而少人关心……绝对稳定是从来没有的，不可能想像一个绝对稳定的社会会有进步。要让整个社会所有人民的聪明才智能够充分地发挥出来，而不是依靠少数人的智慧。”

其实，袁庚主政蛇口期间之所以引起诸多争议，主要是因为他除了大刀阔斧地改革经济体制外，更把





主要的兴趣和精力投入到政治体制的改革上，“我坚信，在中国，没有纯粹的经济问题，所有经济问题的背后，都必然是政治问题。要使市场经济成熟、规范，就必须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

蛇口的许多举措即使今天看来，也不能不说是非常大胆的。“在蛇口的前十年，蛇口没有发生过一起干部贪污或卷款潜逃的案子。为什么？因为我们所有的领导干部都是直选产生的，要定期接受群众的质询和监督。”袁的改革是真刀真枪的，同样也对准了他自己：作为蛇口的最高领导，从1984年起，他同样要站在台上，接受群众的质询和选举。

改革还体现在蛇口的言论自由上面。“有一个时期，蛇口在言论方面比较自由，报纸不用审查，只要是不违反四项基本原则，什么人什么事都可以谈论，都可以批评，都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1985年2月，在蛇口最“风光”的日子里，《蛇口通讯报》发表了一篇措词激烈的群众来信，批评蛇口的诸多弊病，并毫不客气地请袁庚“学习一下管理、注重一下管理”。事前，报社请袁审稿，遭拒；再次上门请示审批，袁大笔一挥：“原文照发。”文章发表后，在蛇口乃至全国引起了很大震动，并荣获当年全国好新闻评比特等奖。

蛇口的不同声音多起来了，甚至“不能让袁庚一个人说话太多”、“袁庚应该退休”的论调也时有听闻，作为蛇口的“权威”，对这一切，袁庚采取了一种非常宽容甚至是默许的态度。

这一切都在1988年的春天戛然而止。当时，曲啸、李燕杰等三位“青年导师”来到蛇口，与青年人对话。蛇口的青年在一些重要观点上与演讲者发生争执，比如蛇口姓“社”还是姓“资”的辩论，最后被上纲上线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场大争鸣，这就是著名的“蛇口风波”。

当这场风波愈演愈烈时，袁庚出面阐明了自己的态度：“我非常赞赏这句话：‘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这是保卫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的神圣权利。所以，对那位被追问姓名并上了什么材料的年轻人，我们一定要加以保护，即使他的发言有什么不妥，也不允许在蛇口发生以言治罪的事情。”袁庚的发言赢得了阵阵掌声，即使是在十年后的今天，这席话听来仍然振聋发聩。

然而，回想起来，蛇口的命运也正是在这些时刻被决定。

### “企业，要么是利润，要么是死亡”

沉默半晌，我们的话题又转回蛇口的标语牌上。“那些口号已经过时了”，袁庚笑着摆摆手，

仿佛不愿多谈这些过去的荣光。其实，这些口号的“过时”未尝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因为它们已经成为整个民族的共识。

“我还提过一个口号，很遗憾，一直没有能够传播出去。”袁庚话锋一转，“那就是‘企业，要么是利润，要么是死亡’。连年亏本而又死不了的企业，只有中国才有。国有企业为什么积重难返？关键就在于他们都是各级政府的企业，各种权力、利益纠缠在一起，关心权力甚于关心利润。这样的企业的存在和发展就不需要也不可能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来运转。

“朱镕基在国企设稽核员，一个稽核员有几个助理，负责几个大中型国企，期望他们去把企业的问题真正查清楚。这一步很重要。情况明，才能决心大嘛！其实，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政府行为过多地介入了企业经营。我也看过商报的那篇《蛇口怎么了》。蛇口怎么了？就是政府行为进入企业嘛！以前蛇口的干部通过人民选举产生，权力受到监督和制约，现在呢……一种权力不受制约，就必然导致腐败……可以说，在世界范围内，只要是计划经济，都摆脱不了这种死症。

“但是现在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新的企业，这些企业相对可以少很多桎梏。比如通过股份化改造，理顺产权关系，就可以比较健康地发展。当然，前提是它们既不是近亲繁殖，也没有受到行政权力的污染。我大概地观察过中国的上市公司，那些发展势头比较好、真正有效益的，基本上都是这样。”

有一种普遍的担忧是国有企业长期生存在母鸡的羽翼下，走得太快会不会出现一放就乱的局面，对此，袁庚的回答是，关键要看法制，要有一个健全的监管机制。“理想的状态应该是政府只通过‘第三种力量’来影响企业。所谓‘第三种力量’指包括商业银行、社会保险、法院和新闻传媒等在内的中介机构。政府通过这些中介组织来调节企业的发展，而不是亲自披挂上阵。”

### “企业尤其要警惕人治的陷阱”

蛇口创建之初，袁庚曾经拒绝了港资七大财团的入股倡议，为此，他现在仍然后悔不已：如果当时蛇口再走远点，都股份化了，也许后来受到的行政干预就会少一点。

值得庆幸的是，袁庚终究还是留了一手：在他的筹划下，蛇口先后成立了两个大型股份制企业：南山开发股份有限公司（1982）和招商银行（1987）。1988年，又是在袁庚的主持下，蛇口社会保险公司顺利地进行了股份制的改造，更名为平安保险公司。目前，招商银行已跻身世界前500家银行之列，平均资产利润率居全国银行之首，世界



排名第 13 位；而平安保险已经成长为中国的第二大保险公司。

“有人把这形象地称为‘胜利大逃亡’。当年‘胜利大逃亡’的三家企业，有些其实也还带有一点近亲繁殖的味道，还不能称作纯粹意义上的股份制企业。但是无论如何，这毕竟是迈出了一大步。

“江总书记 1997 年在中央党校说过，‘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在改革的路上，我们的确需要更多的勇气。有一个故事说：把青蛙放在热水里，它感到危险，立刻蹦出来；如果放在温水里，慢慢加热，它就麻痹了，泡在温水里面很舒服很过瘾，等到越来越热，体力消耗尽了，再想跳出来就为时已晚。这虽然说的是青蛙，但是对企业来说，同样有警戒作用。难道青蛙就这么愚蠢，人就那么聪明？当你的公司迅速发展，下面一片赞扬声的时候，你很容易洋洋得意，但是往往危险也就孕含其中。

“何清涟不是写了本《现代化的陷阱》吗？对企业来说，中国现在同样有着太多的陷阱，任何一点小的错误都可能使你辛辛苦苦打下的企业垮台。

“当然，如果上级英明，政府不太多干预，主政者素质较高，比较清醒，措施得当，这些企业也可以发展得不错。但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靠个人的英明神武肯定是靠不住，更何况中国有着这么悠久的人治传统。《邓选》里不是透露过嘛：‘毛泽东批评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事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但是毛泽东自己晚年也没有避免这些错误。所以归根结底，这还是一个制度的问题。

“蛇口的教训，就在于没有建立起一套自己的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彻底地摆脱人治的阴影。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更何况……”

“反对袁庚也没有什么可怕的……”

讲到人治，话题又绕回袁庚身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没有袁庚，就没有今天的蛇口；没有

蛇口，也不会有今天的袁庚。袁庚的个人才能、信念和勇气，使得他成为蛇口人一座无法逾越的山，无论后来者喜欢与否，都无法绕过他。

袁庚又是一个个性非常鲜明的人。日本投降前夕，28 岁的袁庚以上校军衔赴港与英军谈判，当时国民党从重庆派来的谈判代表余兆祺少将对袁庚的评价是“盛气凌人，不知天高地厚”，其为人可见一斑。如今尽管已年逾八十，谈锋依然尖锐切肤，谈到关节处甚至有点咄咄逼人，一股桀骜不驯之气扑面而来。可以想像，以袁庚的这种性格，对他不满的人当不在少数。

1984 年，蛇口管委会第一次信任投票时，只有 1 个人对袁庚投不信任票，到了 1986 年，参加投票的 2300 人中共有 341 人未投他的信任票，其中有 91 人投了不信任票；有人把他称作蛇口的“土皇帝”；在袁庚主事蛇口的后期，甚至有干部喊出了“袁庚退休”的口号。对这一点，82 岁的袁庚又是怎样看的呢？

袁庚没有正面回答我们的提问，“我认为，只要是按市场经济和价值法则办事，谁来领导都可以。”可能在他的意识里，这已经不是问题。因为就在那次投票结果宣布时，袁庚公开演讲：“如果讲我是蛇口权威，那么权威正在面临一场严峻的挑战。这说明蛇口人在民主风气熏陶下，对自己的领导者有更多选择余地了，反对袁庚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是大好事，坚持下去……国家就有希望了。”

袁庚是 1992 年退下来的，离休以后，他对蛇口发展的影响力已经逐渐地消退了。毕竟是 6 年过去了，再夸大他对蛇口的影响，无论对蛇口还是对这位老人，都未免有失公平。

### “中国开放与改革的试管”，伸向辽远

夫子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面前的袁庚，时时让我想起这句话。

“毋庸讳言，引进外面的资金和技术容易，要营造一个现代政治的人文环境就要困难得多。因为它和我们国家长期以来的体制相排斥。”

所以当蛇口在改革的路上走得越来越远，也就理所当然地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指责。“比如说当年我们搞干部选举，左邻右舍就很讨厌，你这么搞下去，如果大家来投票选干部，那我的乌纱帽怎么办？所以在中国搞改革，就不仅仅是自己的事，还可能会影响到别人的既得利益，不知不觉间就得罪了很多人。”

袁庚极喜欢将蛇口比作“中国开放与改革的试管”，作为蛇口当年的主要决策者，袁庚一直在蛇口坚持政治体制改革、社会改革和经济改革齐步走，如今回头去看，他又作何评价？

“这是不可能的。”袁回答得很肯定，也很简



## 新旧经济体系的不同点

●〔美〕艾里克·本纳穆

知识经济作为崭新的经济体系，与传统经济体系有如下不同：

1. 旧经济的教育以传授技能为目的；新经济的教育以终生教育为目的。

2. 旧经济对社会进行了严格的限制；新经济使社会不断地发生变化。

3. 旧经济的增长与环境保护是相对抗的；新经济的增长与环境保护是相一致的。

4. 旧经济体制使人明哲保身；新经济体制使人勇于承担风险。

5. 旧经济维护垄断和专制；新经济推崇竞争。

6. 旧经济强调对现有就业机会的保护；新经济创造更多

的就业机会。

7. 旧经济下职工领工资，是公司雇员；新经济下职工拥有股份，是公司的一部分。

8. 旧经济下设备就是工厂的财富；新经济下工厂的财富是知识和知识产权。

9. 旧经济立足本国经济；新经济立足全球经济。

10. 旧经济强调保持现有状态的稳定；新经济强调速度和变化。

11. 旧经济创造标准化以降低成本；新经济鼓励多样化以便选择。

12. 旧经济体系中决策过程是集成的；新经济体系中决策过程是分散的。

13. 旧经济体系是一个明显的上下组织结构；新经济体系是一个联网的组织结构。

14. 旧经济中政府规定什么就实施什么；新经济中政府与企业是合作关系。

15. 旧经济中出现“赢家”是以产生“输家”为代价的；新经济中将出现“双赢”，即大家一起获利。

16. 旧经济中政府总是在“教训”别人怎样去做；新经济中政府只承担自己那部分责任。

17. 旧经济使人总想一成不变，静止不动；新经济使人总是不断地向前。

（梁兴业摘自《希望月报》

1998年第9期，岳 钰图）

单，“因为蛇口毕竟不是在真空中搞改革”。

怎样看蛇口的今天？袁庚显得很豁达：“蛇口辉煌过一段，但是不能老是辉煌。蛇口弹丸之地，就九平方公里，再怎么弄也有限……蛇口的辉煌已经成为历史了。如果永远都是蛇口第一，那全国岂不是就没有进步了？现在全国不少地方远远超过蛇口，这是大大的好事，长江后浪推前浪嘛！”

“我真心希望（改革）能够有一些创新的东西出来。”

是啊，在改革这场惨烈的攻坚战中，冲在最前面的都将最先倒下，这也是历史的规律。蛇口的意义，更多地在于它的实验性，在于蛇口以自己的实践给中国的改革提供了经验，也提供了教训。从这一点来说，蛇口不仅是深圳的，更是中国的，不仅是过去的，更是未来的。

车出蛇口，蓦然回首，一支被折断的试管孤单地伸向南中国海。

（毕 政摘自《深圳青年》1998年第11期）



# 丑 闻 — 与 — 民 主

● 胡 一 刀



1988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决，杰里·法尔威尔起诉色情杂志《风尘女郎》发行人拉里·弗林特案不成立。此案起因是这样的：弗林特在《风尘女郎》的滑稽广告中虚构一故事，说右翼福音传教士法尔威尔与他妈发生了“第一次”，于是法尔威尔向地区法院起诉，法院判弗林特赔偿20万美元；弗林特不服，上诉第四巡回庭，被驳回；再上诉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八名法官竟一致裁决弗林特胜诉，判决书上说：“社会有可能发现言论令人不快，可这个事实并不构成压制言论的足够理由……政府必须在思想纷争当中保持中立，这是第一修正案的重要原则。”此案遂成为美国法律史上的著名案例，“色情大王拉里·弗林特——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前卫派——决定性地扩大了言论自由的境界。”

10年之后，美国总统克林顿向联邦法院大陪审团作供（全过程的录像带已公开），并对国民发表电视讲话，承认与前白宫实习生莱温斯基曾有“不适当的关系”，还要接二连三、左支右绌地向莱温斯基、向民主党、向全体美国人……表示歉意。

对一个人所不齿的“社会弃儿”、人渣高抬贵手，却对处于权力之巅、声望如日中天的总统

穷追猛打，这就是美国的法律，这就是美国的民主。

克林顿性丑闻案最戏剧性地表现出美国的特性，表现出一个民主社会的特性。

反民主社会绝对是坏的，而民主社会却不是绝对好的。民主社会与反民主社会的区别，不在于民主社会是没有罪恶的社会，而在于反民主社会是罪恶的社会。二者最关键的区别是：在民主社会中，罪恶被最大限度地暴露出来，并受到舆论的谴责——因此抑制了更多的罪恶；而在反民主社会中，罪恶则被最大限度地掩盖起来，于是往往导致更大的罪恶。

在民主社会中，大众传媒独立于政府之外，新闻是监督政府的监测器，其责任和天职是“批评”，即所谓“扒粪”（Muck-raking），揭露政治和社会的阴暗面。这一类例子，最有名的如：1971年，《纽约时报》公布五角大楼的绝密文件（国防部关于美国卷入越战的文件），尼克松政府要求停止连载，《纽约时报》拒绝，并发表一篇引起轰动的报道——《米切尔（美司法部长）试图阻止连载，《纽约时报》坚决拒绝》；该报编辑罗森塔尔后来说：“如果大字标题写的是《司法部要求中止连载，《纽约时报》妥协退让》，那在我们的历史上，在报业历史上，

会意味着什么？我想，如果这样，报业的历史将会为之改观。”最后，政府要法院发布禁令，命令《纽约时报》停载五角大楼文件官司打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以6比3的票数作出裁决，取消了下级法院禁令，此裁决被视为美国乃至世界新闻自由的顶峰。当然，还有水门事件，《华盛顿邮报》两位不太出名的记者伍渥德和柏恩斯坦穷追不舍，直至尼克松1974年被迫辞职。追踪水门事件成为新闻报道的冠冕，尤其成为调查报道的巅峰之作……

所以，罪恶和丑闻暴露得最多的社会，并不是最坏的社会；相反，罪恶和丑闻掩盖得最多的社会，才是最坏的社会。

对中国人来说，克林顿性丑闻案最重要之处，不在于克林顿（作为一个美国白种男人）的婚外性行为本身，而在于克林顿（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的总统）对婚外性行为的公开承认——一个可以控告总统性骚扰的国家，一个总统不得不承认自己私生活不检点的国家，无疑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

可能是世界上丑闻最多的国家。

可能也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



（张晓艳摘自《南风窗》

1998年第11期）